**附件3：《周永年作品》**

**1.周永年《儒藏说》**

书籍者，所以载道纪事，益人神智者也。自汉以来，购书藏书，其说綦详，官私之藏，著录亦不为不多，然未有久而不散者。则以藏之一地，不能藏于天下；藏之一时，不能藏于万世也。明侯官曹氏学佺，欲仿二氏为《儒藏》，庶免二者之患矣。盖天下之物，未有私之而可以常据，公之而不能久存者。然曹氏虽倡此议，采撷未就。今不揣谫劣，愿与海内同人，共肩斯任。务俾古人著述之可传者，自今日永无散失，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。凡有心目者，其必有感于斯言。

丘琼山欲分三处以藏书，陆桴亭欲藏书于邹鲁，而以孔氏之子孙领其事，又必多置副本，藏于他处。其意皆欲为《儒藏》而未尽其说。惟分布于天下学宫、书院、名山古剎，又设为经久之法，即偶有残缺，而彼此可以互备，斯为上策。

竹帛变为摹印，书之流传较易。然考历代《艺文》，录存而书亡者多矣。或曰：“凡书之不传者，必其不足传者也。”是不然。《尚书》、《周官》，残于秦火；淹中古《礼》，竟亡于隋唐之际，此皆古圣人传心经世之要典，岂其不足以传哉？则以藏之者无法耳。

释者之书，正伪参半，美恶错出，惟藏之有法，故历久不替。然立藏以后，自成一家之言者，初不多见。儒者则一代之内，必有数种卓然不朽之书可以入藏。释老之藏盛于前而衰于后，儒家则代有增益，此亦闲卫吾道之一端也。

或曰：古今载籍浩如烟海，子之计，是愚公之移山也。曰：不然。天竺之书，远隔中国二万余里，六朝迄唐，西域求法高僧见于传记者，不可殚述，况中国之书，固不必远求乎？明释正可以藏经繁重，欲易为书册，以便流通。竭力号召，竟成其事。然则吾党之立志患不固耳，奚其难！

或曰：子欲聚儒者之书，而仍袭二氏之名，可乎？曰：守藏之吏，见于《周官》。老子为柱下守藏史，固周人藏书之官也。二氏以“藏”名其书，乃窃取儒者之义。今日之举，岂曰袭而用之哉？

或曰：童而习之，白首纷如。一卷之书，终身不能穷其蕴，又奚以多为？曰：是不然。孟子云：“博学详说，将以反约。”不博而约，非约也，陋也。以孔子之圣，犹以“好古敏求”立教，况其下焉者乎？介甫曰：“不尽读百氏之书，必不能明圣人之经。”若曰文足害道，博适溺心，斯二氏之玄谈，非吾儒之宗旨也。

郑渔仲曰：“有专门之书，则有专门之学。人守其学，学守其书；人有存没，而学不息。世有变故，而书不亡。”然何如毕入于藏，使天下共守之乎？且《儒藏》既立，则专门之学亦必多于往日。何也？其书易求故也。

郑渔仲曰：“辞章虽富，如朝霞晚照，徒耀人耳目。义理虽深，如空谷寻声，靡所底止。”以其未尽见古人之书，故拘于习尚以自足耳。果取古人之书，条分眉列，天文地理、水利农田，任人所求而咸在。苟有千古自命之志，孰肯舍其实者，取其虚者乎？故《儒藏》之成，可以变天下无用之学为有用之学。

天下都会，所聚簪缨之族，后生资禀，少出于众，闻见必不甚固陋，以犹有流传储藏之书故也。至于穷乡僻壤，寒门窭士，往往负超群之姿，抱好古之心，欲购书而无从。故虽矻矻穷年，而限于闻见，所学迄不能自广。果使千里之内有《儒藏》数处，而异敏之士，或裹粮而至，或假馆以读，数年之间，可以略窥古人之大全，其才之成也岂不事半而功倍哉！欧阳公曰：“凡物非好之而有力，则不能聚。”《儒藏》既立，可以释此憾矣。

先正读书遗矩，亡于明之中叶。高者失之于玄虚，卑者失之于妄庸。《儒藏》既立，宜取自汉以来先儒所传读书之法，编为一集，列于群书之前，经义治事，各示以不可紊之序，不可缺之功。凡欲读藏者，即以此编为师。其涉海有航，无远弗届，而书籍灿陈，且如淮阴之用兵，多多益善矣，又何患其泛滥而无归哉！

**2.周永年《儒藏条约》三则**

《儒藏》不可旦夕而成，先有一变通之法：经、史、子、集，凡有板之书，在今日颇为易得，若于数百里内择胜地名区，建义学，设义田，凡有志斯事者，或出其家藏，或捐金购买于中，以待四方能读之人，终胜于一家之藏。即如立书目，名曰《儒藏未定目录》，由近及远，书目可以互相传抄。因以知古人之书或存或佚，凡有藏之处，置活板一副，将秘本不甚流传者，彼此可以互补其所未备。如此则数十年之间，奇文秘笈，渐次流通。始也积少而为多，继由半以窥全。力不论其厚薄，书不拘于多寡，人人可办，处处可行。一县之长官，可劝一县共为之；一方之巨族，可率一方共为之。今愚夫愚妇，不惜出金钱以起祠宇，较之此事，轻重缓急，必有能辨之者矣。

藏书宜择山林间旷之地，或附近寺观有《佛藏》、《道藏》，亦可互相卫护。吾乡神通寺有藏经石室，乃明万历中释某所为。其室去寺半里许，以远火厄，且累石砌成，上为砖券，今将二百年，犹尚牢固，是可以为法也。

书籍收藏之宜，及每岁田租所入，须共推一方老成三五人经理其事。凡四方来读书者，如自能供给，即可不取诸此；寒士则供其食饮。须略立规条，如丛林故事。极寒者并量给束脩，免其内顾之忧。有余仍贮存之，以为置书增田之费。

**3.周永年《复韩青田师》**

门生连年奔走四方，仍于故纸堆中作活计。偶感于曹能始《儒藏》之议，窃思续而成之。经、史、子、集，宜先分四藏，而后合为一。经有《注疏》及昆山所刻《经解》，增添有限；史自全史而外，可入者亦无多；惟子、集二门，搜辑颇难。近闻陶九成《说郛》全本归安庆府城内王氏，若获此书，则子藏亦可成矣。祈借出，散于所属生童胥吏，每人抄二三本，量给纸札、饮食之费。即令广文先生简一方之有文望者，董其校雠。此书海内止有二三本，即不为《儒藏》计，而只本易失，亦宜重抄，以广其传，若能活板摹印数百部，则更妙矣。大江南北，斯文渊薮，更望随处提倡，俾人人知有此一件公事未就，或有起而应之者乎。

吾尝好读释氏书，见其贤者流通经本之志，如渴思饮、如饥思食、如病思良医，拳拳切切，无间始终。至其保护经本，创立伽蓝，一意精勤，忘诸苦毒，毅然有捐脑髓、施头目之勇。故有刺血写《华严》，断臂求宗教者。乞食、露处、垢面、骨立，以俟机缘，又其安逸者矣。彼教以见性明心为第一义，其于语言、文字，洵刍狗若也。而其护持流通之勤，三藏疏议之博，不啻十倍儒家。盖彼教虽以空立宗，自有本义，固不在扫除语言、文字，断一切世事感应以为究竟也。若其鉴别著录之严，又有十倍儒家者。昔有僧积十年之功著《金刚疏钞》，积两巨簏，自负精博，担其《疏钞》往谒龙潭，征诘之次，僧不能答。呵曰：“老僧语尚不会，会佛语耶？”后其僧开寤，遂举两巨簏之《疏钞》尽焚之。故其贤者尝示语曰：“智不到处，绝忌妄谈。”又曰：“未得佛心，妄嚼舌头。”便是千生业因，及其衰，而瑜珉、瓦砾杂弆矣。今吾儒门，喜博者鲜持择，高谈者乐简陋，故典籍日微而文事衰坏，人品日卑而业干前古。吾故尝曰：“儒门衰而经籍散，释氏衰而三藏繁。”如周君之说，盖不悦学者所谓不急之务也，吾则不能无动焉。感于“藏”之为言，牵释氏书之用，以鍼释而激儒。

**4.周永年《复俞潜山》**

曹氏《儒藏》之议，见于新城说部，其详未闻，大约须分四部，将现存有关系之书尽入之。四部可分四藏，而后合为一大藏，犹释氏之以经、律、论为三藏也。南涧云：“此事聚之既难，刻之尤难，恐不能成。”然宇宙间公事，既有人倡之，必有人应之。目下先聚书籍，订目录，以待方来。即未备，亦可俟后人之补。果能刻之，而分布数百千部于天下，岂非万世之利哉！

**5.周永年《复孔荭谷》**

昔曹能始欲为《儒藏》而未就，窃以此艺林中第一要事也，然成实不易言。目下宜先聚书籍，分局编辑。目录既定，易购之书则购之，或秘本不甚流传者，则先为活板印之，约略先成数十部，分而藏之。即未备，亦可俟后人之补。弟尝略检《佛藏》，历代以来书之亡佚甚少，儒者反无此远虑，致使《七略》、四部之书日就散失。曲阜既文献渊薮，足下又淹雅多闻，克肩此事，故敢以告。不尽。

**6.周永年《与李南涧札》**

曹能始《儒藏》之议，自古藏书家所未及，当亦天下万世有心目者之公愿。今且广搜秘籍以订例目，逢人说向，以俟机缘。世不乏毛子晋、徐健庵、曹楝亭，得三数人则事可集矣。昔黄俞邰、周雪客征刻之书，自当时视之岂不甚难？今皆次第流布。语云：“人之好善，谁不如我。勿畏其难，而先自扪其舌也。”

《儒藏》果成，则有大力而好事者，欲刻，必先刻此一藏；欲藏，必先藏此一藏。古人佳书幸存于今者，从此日便永不湮没。二氏得此法以藏书，故历代以来亡佚甚少。吾儒斯役，又乌可缓。不然，如嘉定钱先生所致叹于惠氏之书者，宁非后死之责乎？

白香山自藏其集于匡庐，阎百诗亦欲藏《古文尚书疏证》于太华，此皆由《儒藏》不立，反思借二氏之藏以传，用心亦良苦矣。惠氏诸书，过苏，如若晤其子孙，可令多置于名山、僧寺、道观凡有藏之处。庶几古来之绝学，前辈之心血，犹不至湮没于奕世也。

**7.周永年辑《先生读书诀》**

**孔宪彝·序**

士人读书，必由博反约，博矣则未能约者，非约之难，不善用其博也。经史而外，诸子百家，杂说纷纭，苟无识以主之，将必矜奇好异，泛滥而无所底止。此历城周书昌先生《先正读书诀》之所由作也。

先生一代名儒，被徵为翰林，纂修四库书，其所见书多矣！又尝购书十万卷，筑藉书园，祠汉经师，发明源流，以招致来学，其读书之博为何如哉？顾必谆谆于先正读书三致意者。懼后学之无师承，不能由博反约以底于成也。

今年余游历下，先生曾孙云坡子完由王海门明府见示此册，敬诵数过，其引据经史子集，既该其详，则必精之又精，慎之又慎，诚恐少涉歧途，为误匪浅，先辈之望于后进者，固如是其纯且挚也。世尝有学识异人，望洋自阻，而教者懼其名将跨我，或绝之不使进，或进之而不肯毕示其出入之诀，遂使英俊沮落，迄无成就。此有志者所浩歎也。观先生之用心，真欲使天下后世后生小子，咸登道岸，岂徒教人以忠已哉！王明府将为醵资付梓，余乐观其成而为之序。

道光壬寅秋九月中澣，曲阜后学孔宪彝拜读

**王大准·序**

淮孟年从阮芸台、唐陶山、汪瑟庵、张古余、程瑶田、张存之诸先生论文，咸慕周书昌太史笃学立品，多藏书，著作必富，惜未一见也。

暨作宰东鲁，与翰风张君、树人徐君，访秘简于藉书园，水竹环碧，缥缃凌云，古香旖旎，弦诵声达户外，登礼堂，肃然敬仰，遗型宛在。子完茂才，太史曾孙也，敦品修行，学有渊源，询知太史著作无稿，余然疑焉。

越十有三年壬寅春，（儿子鸿）访子完昆仲，得太史手辑《先正读书诀》。余三复之，审太史学深志广，不屑以词章见，其辑书致意，教学苦心，孔君绣山已叙之矣。世之学者，或失疏漏，或失驰骛，或失隐怪而拘迂，矧急功名、营利禄、囿风气、好辨难耶！于戏，读书而能识圣贤要旨，味经史精腴，通古今常变，正国家经权；穷则著为文章，达则政行利济，岂易学哉！岂易学哉！淮诵习半生，愿承先正之教，而览是书之晚也。假年以学，壮悔自嗟！又未得与昔日师友同观而讨论之，感且深焉！爰与合志者醵金付剞劂，命（儿子鸿）选工校刊，书之流传海内。不仅穷乡僻壤，孤无师承者，乐奉楷模，凡诵是编，学先民正则，思为有用伟人，九京可作，太史其庶慰乎。刻既成版，归子完藏之。故识其缘起，并书助资校録姓氏于简端。

道光岁在昭阳单阏如月朔，天津后学王大淮书于历下海右亭中

**正文：**

初六，浚恒，贞凶，无攸利。《象传》：浚恒之凶，始求深也。（《周易》）王秋山曰：“初六质柔而志刚。质柔故昧于远见；志刚故欲速不达。非急暴而不能恒，则必苟且而不可恒。”（《易解》）

九三：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，贞吝。《象传》：不恒其德，无所容也。（《周易》）郭白云曰：“过中则不恒，不恒则日入于小人域。”项平甫曰：“无所容者，动静皆不可也。”观彖：行无常度，则己不安；事无常法，则物不顺。（《易解》）

上六：振恒，凶。《象传》：振恒在上，大无功也。（《周易》）吕东莱曰：“立天下之大功，必悠久胶固，然后能成。若振动躁扰，暂作易辍，安能成功？”（《易解》）

艮其背不获其身，行其庭不见其人，无咎。（《周易》）何元子曰：“艮其背，主静之功，学者之事也。人之精神，尽在于面，不在于背，故圣人教之以艮其背，此求止法也。使面之所向，一如其背，则应用交错，扰扰万端，未始不寂然矣。然而其初未能也，必自艮背而入。”（《易解》）

九三：艮其限，列其夤，厉，薰心。《象传》：艮其限，危薰心也。（《周易》）何元子曰：“震性好动，而欲限之使不动，然好动之性，终在妄想坐驰，纡轸内热，薰灼其心。”（《易解》）

六四：艮其身，无咎。《象传》：艮其身，止诸躬也。（《周易》）徐进斋曰：“六四当心位，不言心者，心不可见。身者，心之区宇也，身止则知心得其所矣。”（《易解》）

兼山，艮。君子以思不出其位。（《周易》）董氏曰：“两山并立，不相往来，此止之象。”（《易解》）

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（《大学》）止者，所当止之地，即至善之所在也，知之则志有定向。静，谓心不妄动。安，谓所处而安。虑，谓处事精详。得，谓得其所。（《朱子章句》）

致知在格物。（《大学》）程子曰：“格物非欲尽穷天下之物，但于一事上穷尽，其他可以类推。”《朱子语类》：“格物致知，须是大进一番，方始有益。若能于大处攻得破，见那许多零星的，只是这一个道理，方是快活。痛理会一番，如血战相似，然后涵养将去。小立课程，大作功夫。须是一棒一条痕，一掴一掌血。此心入在里面，与他猛滚一番，方是透彻。十事格得九事通透，一事未通透不妨；一事只格得九分，一分不透最不可。凡是不可著个'且’字，其病甚多。这一件事理会未透，又理会第二件，第二件又理会未得，又理会第三件，恁地终身，不得长进。欲养其知者，惟寡欲而已。寡欲则无纷扰之杂而知益明；无变迁之患而得益固。穷理以虚心静虑为本。李延平先生曰：“为学之初，且当常存此心，勿为他事所胜。凡遇一事，即当且就此事反复推寻，以究其理。待此一事融释脱落，然后循序少进，而别穷一事。如此既久，积累之多，胸中自当有洒然处，非言语文字之所及也。

欲速则不达。（《论语》）譬如十日之程，一二日就要到，必敝车马伤足，而反不得到矣，故曰“不达”。（《存疑》）

其进锐者，其退速。（《孟子》）“进锐退速”，其病正在意气方盛之时，已有易衰之势，不待意气已衰之后，始见其失也。（朱子）“进锐”如何反“退速”？盖“进锐”不是真心求进，只是个浮气，这个浮气最不可耐久。（《翼注》）

思之思之，又重思之。思之不得，鬼神将告之。（《管子》）

积土成山，风雨兴焉；积水成渊，蛟龙生焉；积善成德，而神明自得，圣心备焉。故不积跬步，无以至千里；不积小流，无以成江河。骐骥一跃，不能十步；驽马十驾，则亦及之，功在不舍。锲而舍之，朽木不折；锲而不舍，金石可镂。蚓无爪牙之利、筋骨之强，上食埃土，下饮黄泉，用心一也；蟹六跪而二螯，非蛇、鳝之穴无所寄托者，用心躁也。是故无冥冥之志者，无昭昭之明；无之事者，无赫赫之功。行衢道者不至，事两君者不容。目不两视而明，耳不两听而聪。蛇无足而飞，梧鼠五技而穷。《诗》曰：“鸠在桑，其子七兮；淑人君子，其仪一兮；其仪一兮，心如结兮”。故君子结于一也。小人之学也，入乎耳，出乎口；口、耳之间则四寸耳，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，故诵数以贯之，思索以通之，为其人以处之，除其害者以持养之。使目非是无欲见也，使耳非是无欲闻也，使口非是无欲言也，使心非是无欲虑也。（《荀子·劝学篇》）

将以穷无穷、逐无极与？其折骨、绝筋，终身不可以相及也；将有所止之，则千里虽远，亦或迟、或速、或先、或后，胡为乎其不可以相及也？跬步不休，跛鳖千里，一进一退，一左一右，六骥不致。彼人之才性之相悬也，岂若跛鳖之与六骥足哉？然而跛鳖致之，六骥不致，是无他故焉，或为之，或不为之耳！道虽迩，不行不至；事虽小，不为不成。其为人也多暇日者，其出入不远矣。（《荀子·修身篇》）

今夫弈之为数，小数也，不专心致志，则不得也。弈秋，通国之善弈者也。使弈秋诲二人弈，其一人专心致志，惟弈秋之为听；一人虽听之，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，思援弓缴而射之，虽与之俱学，弗若之矣。为是其智弗若与？曰：非然也。（《孟子》）

流水之为物也，不盈科不行。（《孟子》）

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，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；记事者必提其要，纂言者必钩其玄；贪多务得，细大不捐；……沉浸郁，含英咀华；作为文章；其书满家。上规姚姒，浑浑无涯，周诰殷盘，佶屈聱牙；《春秋》谨严，《左氏》浮夸，《易》奇而法，《诗》正而葩；下逮《庄》《骚》，太史所录，子云相如，同工异曲。（韩文）

愈于进士中粗为知读经书者，一来应举，事随日生，虽欲加功，竟无其暇。游从之类，相熟相同，不教不学，闷然不见己缺，日失月亡，以至于老，所谓无以自别于常人者。每逢学士真儒，叹息跼蹐，愧生于中，颜变于外，不复自比于人。（韩文）

阳亢宗好学，贫不能得书，求隶集贤院，窃院书读之，昼夜不出户六年，学无不通。（《顺宗实录》）

君少不喜书，年已壮，犹不知书，始大发愤，谢其素所往来少年，闭户读书、为文词。岁余举进士再不中，退而叹曰：“此不足为吾学也。”悉取所为文数百篇焚之，益闭户读书，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，涵蓄充溢，抑而不发，久之慨然曰：“可矣！”由是下笔，顷刻数千言，其纵横上下，出入驰骤，必造于深微而后止。盖其禀之厚，故发也迟；志也悫，故得之精。自来京师，一时学者皆尊其贤，学其文以为师法。以其父子俱知名，故号“老苏”以别之。（欧公《苏明允墓志》）

学必量力，量力故能久。（邵子《皇极经世·外篇》）

不必计较迫切，但措其心于中和平正之地，而深以义理灌溉培养之，自然日有进益。不然，则存养讲习之功，未及一二，而疑悔劳殆之病，已夺其千百矣。读书只且立下一个简易可常的课程，日日依此积累工夫，不要就生疑虑，既要如此，又要如彼，枉费思虑言语，下梢无到头处。昔人所谓多歧亡羊者，不可不戒也。（朱子）

三哥年长，不可自比儿童，虚度时日。逐日早起，依本点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各二百字，参以释文，正其音读，俨然端坐，各诵百遍。讫，诵《孟子》三二十遍，熟复玩味。讫，看史数版（不过五六），反复数遍（文词通畅，议论精密处，诵数过为佳）。大抵所读经史，切要反复精详，方能渐见旨趣。诵之宜舒缓不迫，字字分明。更须端庄正坐，如对圣贤，则心定而义理易究。不可贪多务广，涉猎卤莽，看过了便谓已通，小有疑处，即便思索，思索不通，即置小册子，逐日钞记，以时省阅，俟归日逐一会理，切不可含糊护短，耻于咨问，而终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。又置簿记逐日所诵说起止，以俟归日稽考。起居坐立，务要端庄，不可倾倚，恐至昏怠；出入步趋，务要凝重，不可轻以害德性。以谦逊自牧，以和敬待人。凡事切须谨饬，无故不须出入。少说闲话，恐废光阴；勿观杂书，恐分精力。早晚频自点检所习之业，每旬休日，将一旬内书温习数过，勿令心少有放佚，则自然渐近道理，讲习易明矣。（朱子）

看《大学》须是更将大段分作小段，字字句句，不可容易放过。常时暗诵默记，反复研究。未上口时，须教上口；未通透时，须教通透；已通透后，便要纯熟，直待不思索时，此意常在心胸之间，驱遣不去方是。此一段了，又换一段看。令如此数段之后，心安理熟，觉工夫省力时，便渐得力也。近日看得朋友间病痛尤更亲切，都是贪多务广，匆遽涉猎。所以凡事草率粗浅，本欲多知多能，下梢一事不知，一事不能；本欲速成，反成虚度岁月。但能反此，如前所云，试用岁月之功，当自见其益矣。（朱子）

读书之法，须是从头至尾逐句玩味。看上字时，如不知有下字；看前句时，如不知有后句。看得都通透了，又却从头看此一段，令其首尾通贯。然方其看此段时，亦不知有后段也。如此渐进，庶几心与理会，自然浃洽，非惟会得圣贤言语意脉不差，且是自己分上身心义理，日见纯熟。若只如此匆匆检阅一过，便可随意穿凿，排布硬说，则不惟错会了经意，于己分上亦有何干涉邪？且如看此幅纸书，都不行头直下看至行尾，便只作旁行横读将去，成何文理？可试以此思之，其得与失，亦不难见也。（朱子）

杂然进之而不由其序，譬如以枵然之腹，入酒食之肆，见其肥羹大、饼饵脍脯，杂然于前，遂欲左拿右攫，尽纳于口，快嚼而亟吞之，岂不撑肠拄腹，而果然一饱哉？然未尝一知其味，则不知向之所食者果何物也。（朱子）

须是且看一书，一日只看一两段，俟其通透浃洽，然后可渐次而进也。（朱子）

与长子受之曰：大抵只是“勤”、“谨”二字，循之而上有无限好事，吾虽未敢言，而窃为汝愿之；反之而下有无限不好事，吾虽不欲言，而未免为汝忧之也。盖汝若好学，在家足可读书作文、讲明义理，不待远离膝下、千里从师。汝既不能如此，即是自不好学，已无可望之理。然今遣汝者，恐汝在家汨于俗务，不得专意。又父子之间，不得昼夜督责，及无朋友闻见，故令汝一行。汝若到彼，能奋然有为，力改故习，一味勤谨，则吾犹有望。不然，则徒劳费，只与在家一般，他日归来，又只是旧时伎俩人物，不知汝将何面目归见父母、亲戚、乡党、故旧耶？念之念之，“夙兴夜寐，无忝尔所生。”在此一行，千万努力。（朱子）

大抵观书先须熟读，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；继以精思，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，然后可以有得尔。至于文义有疑，众说纷错，则亦虚心静虑，勿遽取舍于其间，先使一说自为一说，而随其意之所之，以验其通塞，则其尤无义理者，不待观于他说而先自屈矣。复以众说互相诘难，而求其理之所安，以考其是非，则似是而非者，亦将夺于公论而无以立矣。大抵徐行却立，处静观动，“如攻坚木，先其易者，而后其节目”，如解乱绳，有所不通，而徐理之，此读书之法也。（朱子）

读《诗》正在于吟咏讽诵，观其委曲折旋之意，如吾自作此诗，自然足以感发善心。今公读《诗》，只是将己意去包笼他，如做时文相似，中间之意，尽不曾理会得，济得甚事。若如此看，只一日便可观尽，何用逐日只捱得数章，而又不曾透彻耶”且如人入城郭，须是逐街坊里巷、屋庐台榭、车马人物，一一看过方是。今公等只是外面望见城是如此，便说我都知得了。（朱子）

大凡读书多在讽诵中见义理，况《诗》又全在讽诵之功，所谓“清庙之瑟，一唱而三叹”，一人唱之，三人和之，方有意思。如今诗曲若只读过，也无意思，须是歌唱起来，方见好处。因说读书须是有自得处，到自得处说与人也不得。如熹旧读“仲氏任只，其心塞渊。终温且惠，淑慎其身。先君之思，以勖寡人”，“既破我斧，又缺我，周公东征，四国是皇。哀我人斯，亦孔之将”，伊尹曰：“先王肇修人纪，从谏弗，先民时若。居上克明，为下克忠。与人不求备，检身若不及，以至于有万邦，兹惟艰哉”，如此等处，直为之废卷慨想而不能已。觉得朋友间看文字，难得这般意思。熹二十岁前后，已看得书大意如此，如今但较精密。日月易得，匆匆过了五十来年。（朱子）

以我观书，处处得益；以书博我，释卷而茫然。（朱子）

昔陈烈先生苦无记性，一日读《孟子》，至“求其放心”一章，曰：“我放心未收，如何读书能记？”乃独处一室，静坐月余，自此读书无遗。（朱子）

张敬夫尝言平生所见王荆公书，皆如大忙中写，不知公安得有如许忙事。此虽戏言，然实切中其病。今观此卷，因省平日得见韩公书迹，虽亲戚卑幼，亦皆端严谨重，略与此同，未尝一笔作行草势，盖其胸中安静详密，雍容和豫，故无顷刻忙时，亦无纤芥忙意，与荆公之躁扰急迫正相反也。书札细事，而于人之德性，其相关有如此者。（朱子）

学不能推究事理，只是心粗。（张子《经学理窟》）

观书必总其言，而求作者之意。（张子《经学理窟》）

读书少，则无由考校得义精。盖书以维持此心，一时放下，则一时德性有懈。读书则此心常在，不读书则终看义理不见。书须成诵。精思多在夜中，或静坐得之。不记则思不起，但通贯得大原后，书亦易记。所以观书者释己之疑，明己之未达，每见每知所益，则学进矣。于不疑处有疑，方是进矣。（张子《经学理窟》）

常人教小童，亦可取益：绊己不出入，一益也；授人数次，己亦了此文义，二益也；对之必正衣冠，尊瞻视，三益也；尝以因己而坏人之才，以为之忧，则不敢惰，四益也。（张子《经学理窟》）

义理有疑，则濯去旧见，以来新意。心中苟有所开，即便札记，不思则还塞之矣，更须得朋友之助。（张子《经学理窟》）

河出昆仑墟，虽其本原高远矣，然渠并千七百，然后能经营中国而达于四海。愿足下思四海之士以为友，增益其所不能，毋欲速化而已。（黄山谷）

古人有言曰：“并敌一向，千里杀将。”要须心地收汗马之功，读书乃有味。弃书册而游息时，书味犹在心中。久之乃见古人用心处如此，则尽心一两书，其余如破竹数节，皆迎刃而解也。（黄山谷）

《左传》、《前汉》读得彻否？书不用求多，但要涓涓不废。江出岷山，源若口，及其至于楚国，横绝千里，非方舟不可济，惟其有源而不息，受下流多故也。既无人讲劝，但焚香正坐静想见古人，自当心源开发，日胜进也。（黄山谷）

凡读书法要以经为主，经术深邃则观史，易知人之贤不肖，遇事得失，易以明矣。又读书先务精而不务博，有余力乃能纵横。（黄山谷）

少年应科目时，记录名数沿革，其条目等大略与近岁应举者同尔，实无捷径必得之术。但如君高材强力，积学数年，自有可得之道，而其实皆命也。但卑意欲少年为学者，每读书皆作数过尽之。书富如入海，百货皆有，凡人之精力，不能兼收尽取，但得其所欲求者耳，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。如欲求古人兴亡治乱，圣贤作用，但作此意求之，勿生余念。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，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。他皆仿此。此虽迂钝，而他日学成，八面受敌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，甚非速化之术。可笑可笑。（《东坡集》）

孔子曰：“辞达而已矣。”物固有是理患不知，知之患不能达之于手与口。所谓文者，能达是而已。文人之盛，莫如近世，然私所敬慕者，独陆宣公一人。家有公奏议善本，顷侍讲读，尝缮写进御，区区之忠，自谓庶几于孟轲之敬主，且欲推此学于天下，使家藏此方，人挟此药，以待世之病者，岂非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！今观所示议论，自东汉以下十篇，皆欲酌古以驳今，有意于济世之用，而不至于耳目之观美。此正平生所望于朋友与凡学道之君子也。（《东坡集》）

吕氏《童蒙训》云：“前辈有编类国朝名臣行状墓志，取其行事之善者，别录出之，以自警戒，亦乐取诸人以为善之义。”朱文公亦云：“籍溪胡先生教诸生于功课余暇以片纸书古人懿行，或诗文铭赞之有补于人者，粘置壁间，俾往来诵之，咸令精熟。”此二事可以为法。（《困学纪闻》）

《夏小正》、《月令》时训详矣，而《尧典》“命羲和”以数十言尽之；《天官书》《天文志》详矣，而《舜典》“玑衡”以一言尽之。叙事当以《书》为法。（《困学纪闻》）

东坡得文法于《檀弓》，后山得文法于《伯夷传》。（《困学纪闻》）

“天下不可以无此人，亦不可以无此书，而后足以当君子之论。”又曰：“天下大势之所趋，天地鬼神不能易，而易之者人也。”此龙川科举之文，列于古之作者而无愧。（《困学纪闻》）

和凝为文，以多为富，有集百余卷，自镂板行于世，识者多非之，此颜之推所谓痴符也。杨绾有论著，未始一示人，可以为法。《易》曰：“白贲，无咎”。（《旧书·绾传》：每属文，耻于自白，非知己不可得而见。）（《困学纪闻》）

《史记》曰：史有二体。编年与纪传互有得失，论一时之事，纪传不如编年；论一人之终始，编年不如纪传。要之，二者皆不可废。论看《通鉴》之法，昔陈莹中尝谓《通鉴》如药山，随取随得，然虽有是药山，又须会采，若不能采，则不过博闻强记而已。壶邱子问于列子曰：“子好游乎？”列子曰：“人之所游，观其所见；我之所游，观其所爱。”此可取以为看史之法。大抵看史见治则以为治，见乱则以为乱，见一事则止知一事，何取？观史如身在其中，见事之利害，时之祸患，必掩卷自思，使我遇此等事，当作何处之。如此观史，学问亦可以进，智识亦可以高，方为有益。又曰：读史先看统体，合一代纲纪、风俗、消长、治乱观之。如秦之暴虐，汉之宽大，皆其统体也。其偏胜及流弊处皆当考。复须识一君之统体，如文帝之宽、宣帝之严之类。统体盖为大纲，如一代统体在宽，虽有一两君稍严，不害其为宽；一君统体在严，虽有一两事稍宽，不害其为严。读史自以意会之可也。至于战国三分之时，既有天下之统体，复有一国之统体，观之亦如前例。大要先识一代统体，然后就其中看一国之统体，二者常相关也。既识统体，须看机括，国之所以盛衰，事之所以成败，人之所以邪正，于几微萌芽，察其所以然，是谓机括。读史既不可随其成败以为是非，又不可轻立意见，易出议论，须揆之以理，体之以身，平心熟看，参会积累，经历谙练，然后时势、事情便可识别。（《左编·吕祖谦传》）

傅良著述有《诗解诂》、《周礼说》、《春秋后传》、《左氏章指》行于世。傅良为学，精于古人制度，年经月纬，昼检夜索，询世谱，编史牍，搜断简，采异闻，一事一物，必稽于极而后止；千载之上，珠贯而丝组之，若目见而身折旋其间。吕祖谦以为其长不独在文字也。傅良既实究治体，故常本原祖宗德意，欲减重征，捐末利，还之于民间；销兵薄刑，期于富厚；而稍修取士法，养其理义廉耻为人材地，以待上用。其于君德内治，则欲内朝外庭为人主一体，群臣庶民并询迭谏，而无壅塞不通之情。凡成周所以为盛，皆可以行于今世。（《左编》）

先是许文正公衡为祭酒，始以朱子《小学》等书授弟子，久之渐失其旧。澄至，旦然烛堂上，诸生以次受业，日昃退燕居之室。执经问难者，接踵而至，澄各因其材质，反复训诱之，每至夜分，虽寒暑不易也。皇庆元年升司业，用程纯公《学校奏疏》、胡文定公《六学教法》、朱文公《学校贡举私议》，约之为教法四条：一曰经学，二曰行实，三曰文艺，四曰治事。（《左编》）

荆川唐先生于载籍无所不窥，其编纂成书以数十计。尝语其徒曰：“读书以治经明理为先；次之诸史，可以见古人经纶之迹；又次则载诸世务，可以应用资者。数者本末相辏，皆有益之书，余非所急也。”所辑最巨者，有《左编》、《右编》、《儒编》、《诗编》、《文编》、《稗编》，凡六种。（《焦弱侯澹园集》）

治古之时，非唯道德纯一，而政教修明，至于文学之彦，亦精赡宏博，足以为经济之用。盖自童之始，十四经之文，画以岁月，期于默记。又推之于迁、固、范氏之书，岂直览之！其默记亦如经。基本既正，而后遍观历代之史，察其得失，稽其异同，会其纲纪，知识益且至矣。而又参于秦汉以来之子书，古今撰定之集录，探幽索微，使无遁情。于是道德性命之奥，以至天文地理，礼乐兵刑，封建郊祀，职官选举，学校财用，贡赋户口征役之属，无所不诣其极；或庙堂之上，有所建议，必旁引曲证，以白其疑，不翅指诸掌之易也。自贡举法行，学者知以摘经拟题为志，其所最切者惟四子一经之笺，是钻是窥，余则漫不加省，与之交谈，两目瞪然视，舌本强不能对。呜呼，一物不知，儒者所耻。孰谓如是之学，其能有以济世哉！（《宋学士集·曾侍郎神道碑》）

古人之文章，衔华佩实，画然不朽，或源或委，咸有根抵。韩、柳所读之书，其文每胪陈之。宋景濂为曾侍郎志，叙古人读书为学之次第也，此唐宋以来高曾之规矩也。宋人《传考亭》、《西山读书分年》之法，盖自八岁入小学，迨于二十四五，经经纬史，首尾钩贯，有失时失序者，更展二三年，则三十前已办也。自时厥后，储峙完具，逢源肆应，富有日新，举而措之而已耳。眉山兄弟出蜀应举，盖已在学成之后；方希古负笈潜溪，前后六载，学始大就，皆此法也。去古日远，学法芜废，自少及壮，举甚聪明猛利朝气方盈之岁年，耗磨于制科帖括之中，年运而往，交臂非故，顾欲以余景残晷，奄有古人分年课程之功力，虽上哲亦有所不能。（《有学集》）

古人之学，自弱冠至于有室，《六经》《三史》已熟烂于胸中，作为文章，如大匠之架屋，楹桷榱题，指挥如意。今以空疏缪悠之胸次，加以训诂沿袭之俗学，一旦悔恨，改乘辕而北之，而世故羁绁，年华耗落，又复悠忽视阴，不能穷老尽力以从事于斯，遂欲卤莽躐等，驱驾古人于楮墨之间，此非愚即妄而己矣。（《有学集》）

先生尝曰：“敬敷五教在宽，君子以教思无穷，容保民无疆，则是为教者当以宽容存心也。今日学中大体虽要严密，然就中节目宽缓，大概人品不一，有夙成者，有晚成者，有可成其大者，有可成其小者，且一事有所长，必一事有所短，千万不同，遽难以强之也。《学记》自'一年离经辨志’至'九年知类通达，强立而不反’，其始终节次，几多积累，必不可以苟且致之，故教人不止，各因其材。又当随其学之所至而渐进也。盖教人与用人正相反，用人当用其所长，教人当教其所短。”（《许鲁斋集·附录》）

公丁母忧，寓居南都，晏丞相殊请掌府学。公常宿学中，训督有法度，勤劳恭谨，以身先之，夜课诸生读书，寝食皆立时刻，往往潜至斋舍之，见有先寝者诘之，其人绐云：适疲倦，暂就枕耳。问未寝之时观何书，其人妄对。则取书问之，不能对，罚之。出题使诸生作赋，必先自为之，欲知其难易及所当用意，亦使学者准以为法，由是四方从学者辐辏。宋人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，多其所教也。（《范文正公遗事》）

公遇夜就寝，即自计一日食饮奉养之费及所为之事，果自奉之费与所为之事相称，则鼾鼻熟寐。或不然，则终夕不能安眠，他日必求所以称之者。（《范文正公遗事》）

（公在南都学舍），扫一室，昼夜讲诵。其起居食饮，人所不堪，而公益自刻苦。居五年，大通《六经》之旨，为文章，论说必求于仁义。……其所有为，必尽其力。曰：“为之自我者当如是。其成与否，有不在我者，虽圣贤不能必，吾岂苟哉！”（《范公神道碑》）

昔公以正大之学，卓冠群贤；以忠义之气，振厉天下。其功之被当时而泽后世者，固不可遍举，独举其切而近者。则公于所在开设学校，以教育多士，至吴郡则以己地建学，规制崇广，迨公之子恭献公复割田以成公之志。当是时，天下郡县，未尝皆置学也，而学校之遍天下自公始。若其察泰山孙氏于贫窭中，使得以究其业。延安定胡公入太学为学者师，卒之泰山以经术大鸣于时；安定之门，人才辈出，而河南程叔子尤遇赏拔。公之造就人才已如此。其后横渠张子以盛气自负，公复折之以儒者名教，且授之以《中庸》，卒之关陕之教与伊洛相表里。盖自《六经》晦蚀，圣人之道不传，为治者不知所尊尚，寥寥以至于公，而后开学校，隆师儒，诱掖劝奖，以成就天下之士，且以开万世道统之传，则公之有功名教，夫岂少哉！（元李祁《文正书院记》）按：荆公祭公文有云：取将于伍，后常名显；收士至佐，维邦之彦。朱子曰：公振作士大夫之功多。

朱子道：公使士大夫奋发振作，其功劳最多。凡求益之道，在于能受尽言。或识论经旨有见不到，或撰文字有未工，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当，善人能为我尽言之，我则致恭尽礼，虚心而纳之。果有可从，则终身服膺而不失；其或不可从，则退而自省也。（《许文正公遗书》）

诵经习史，须是专心屏弃外物，非有父母师长之命，不可因他而辍。（《许文正公遗书》）

阅子史必须有所折衷，《六经》《语》《孟》，乃子、史之折衷也。合于《六经》《语》《孟》者为是，不合于《六经》《语》孟者为非。以此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，鲜有失矣。（《许文正公遗书》）

读魏晋唐以来诸人文字，其放旷不羁诚可喜，身心即时便得快活，但须思虑究意是如何，果能终身为乐乎？果能不隳先业而泽及子孙乎？天地间人，各有职分性分之所固有者，不可自泯也。职分之所当为者，不可荒慢也；人而慢人之职，虽曰饱食暖衣，安乐终身，亦志士仁人之所不取也，故昔人谓之“幸民”。凡无检束、无法度、艳丽不羁诸文字，皆不可读，大能移人性情。圣人以义理诲人，力挽之不能回，而此等语一见入骨髓，使人情志不可收拾。“从善如登，从恶如崩”，古语有之，可不慎乎！（《许文正公遗书》）

东莱先生曰：“凡作工夫，须立定课程（日日有常，不可间断）。日须诵文字一篇，或量力念半篇，或二三百字。编文字一卷或半篇（须分两册，一册编题，一册编语。卷帙太多，编六七板亦得）。作文字半篇或一篇。熟看程文及前辈文字各数首。此使大略也（纵使出入及宾客之类，亦须量作少许。念前人文字、编文字半板，非谓写半板。但如节西汉半板作文字数句，熟看程文及前辈文一首，虽风雨不移，欲求繁冗中不妨课程之术，古人每言整暇二字，盖整则暇矣。）”（《许文正公遗书》）

昌黎陈言之务去。所谓陈言者，每一题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处，缠绕笔端，剥去一层，方有至理可言，犹如玉在璞中，凿开顽璞，方始见玉，不可认璞为玉也。不知者求之字句之间，则必如《曹成王碑》乃谓之去陈言，岂文从字顺者为昌黎之所不能去乎？（黄梨洲《论文管见》）

言之不文，不能行远。今人所习，大概世俗之调，无异吏胥之案牍，旗亭之日历，即有议论叙事，敝车羸马，终非卤簿中物。学文者须熟读三史八家，将平日一副家当尽行籍没，重新积聚，竹头木屑，常谈委事，无不有来历，而后方可下笔。顾伧父以世俗常见者为清真，反视此为脂粉，亦可笑也。（黄梨洲《论文管见》）

文必本之六经，始有根本。唯刘向、曾巩多引经语，至于韩、欧，融圣人之意而出之，不必用经，自然经术之文也。近见巨子动将经文填塞，以希经术，去之远矣。（黄梨洲《论文管见》）

文以理为主，然而情不至，则亦理之郛廓耳。庐陵之志交友，无不呜咽；子厚之言身世，莫不凄怆；郝陵川之处真州，戴剡源之入故都，其言皆能恻恻动人。古今自有一种文章不可磨灭，真是“天若有情天亦老”者。而世不乏“堂堂之阵”、“正正之旗”，皆以大文目之，顾其中无可以移人之情者，所谓刳然无物者也。（黄梨洲《论文管见》）

双峰饶氏曰：“义理与举业初无相妨，若一日之间，上半日将经传讨论义理，下半日理会举业，亦何不可？况举业之文未有不自义理中出者，若讲明得义理通透，则识见高人，行文条畅，举业当益精。若不通义理，则识见凡下，议论浅近，言语鄙俗，文字中十病九痛，不知自觉，何缘做得好举业？虽没世穷年从事于此，亦无益也。”（《性理大全》）

北溪陈氏曰：“圣贤学问，未尝有妨于科举之文。理义明，则文字议论益有精神光彩，躬行心得者有素则形之。商订时事、敷陈治体，莫非溢中肆外之余。自有以当人情、中物理，蔼然仁义道德之言，一一皆可用之实也。”（《性理大全》）

朱子告或人曰：“公今赴科举是几年？公文字想不为不精，以公之专一理会做时文，宜若一举便中高科、登显仕都了。到今又却不得，亦可自见得失不可必如此。若只管没溺在里面，都出头不得，下梢只管衰塌。若将这个自在一边，须要去理会道理是要紧，待去取功名，却未必不得。”（《性理大全》）

程子曰：“人多说某不教人习举业，某何尝不教人习举业也？人若不习举业而望及第，却是责天理而不修人事，但举业既可以及第即已，若更去上面尽力求必得之道，是惑惑也。”（《性理大全》）

文章不朽，全在道理上说得正，见得大，方是世间不可少之文。若古今文集，一连三四篇不见一紧要关系语，便知此人只在文士窠臼中作生活者。然要拣正大道理说，又有二病：一是古圣贤通同好语，掇拾敷衍，今人一见生厌，惟恐不完；一是真正切要好语，却与吾生平为人，南辕北向了不相涉，即不必言清行浊立意欺世盗名，亦未免为识者所鄙笑矣。（魏叔子《里言》）

人于文字，恶人讥弹，不肯一字受善，此所谓宝蜣丸而弃苏合，只是痴到极处耳。（魏叔子《里言》）

凡作文须从不朽处求，不可从速朽处求。如言依忠孝，语关治乱，真心朴气为文者，此不朽之故也。浮华鲜实，妄言背理，以至周旋世情，自失廉隅者，此速朽之故也。今人作文，专一向速朽处著想著力，而日冀其文之不朽，不亦惑乎？（《日录》）

作论有三不必、二不可：前人所已言，众人所易知，摘拾小事无关系处。此三不必作也。巧文刻深以攻前贤之短，而不中要害；取新出奇，以翻昔人之案，而不切情实。此二不可作也。作论须先去此五病，然后乃议论文章耳。（《日录》）

为文当先留心史鉴，熟识古今治乱之故，则文虽不合古法，而昌言伟论，亦足信今传后。此经世、为文合一之功也。（《日录》）

稚子愚蠢，未知近来读书何如？侄孙意惟欲其精熟，不欲其性急，太翁可取《程氏分年日程》，细体古人读书之法，使之循序渐进，勿随世俗之见方妙。《周礼》《礼记》，俱宜令其温习，一季得一周，庶能记得。侄孙幼时温书，皆一月一周也，《左传》诸书，迄今犹能成诵，皆当时温习之功。惟太翁留神。（《陆清献公集》）

侄孙教子之念，与他人异，功名且当听之于天，但必欲其为圣贤路上人，望时时鼓舞其志气，使知有向上一途。所读书不必欲速，但要极熟。在京师见一二博学之士，《三礼》《四传》，烂熟胸中，滔滔滚滚，真是可爱。若读得不熟，安能如此？此虽尚是记诵之学，然必有此根脚，然后可就上面讲究。圣贤学问，未有不由博而约者。《左传》中事迹驳杂，读时须分别王伯邪正之辨，《注疏》、《大全》，此两书缺一不可。初学虽不能尽看，幸检其易晓者提出指示之，庶胸中知有泾、渭。冬天日短，应嘱其早起；夜间则又不宜久坐。欲其务学，又不得不爱惜其精神也。（《陆清献公集》）

我虽在京，深以汝读书为念，非欲汝读书取富贵，实欲汝读书明白圣贤道理，免为流俗之人。读书做人不是两件事，将所读之书，句句体贴到自己身上来，便是做人的法，如此方叫得能读书人。若不将来身上理会，则读书自读书，做人自做人，只算做不曾读书的人。读书必以精熟为贵。我前见汝读《诗经》、《礼记》，皆不能成诵，圣贤经传，岂可如此草草读过？此皆欲速而不精之故，欲速是读书第一大病，工夫只在绵密不间断，不在速也。能不间断，则一日所读虽不多，日积月累，自然充足。若刻刻欲速，则刻刻做潦草工夫，此终身不能成功之道也。方做举业，虽不能不看时文，然时文只当将数十篇看其规矩格式，不必将十分全力尽用于此。若读经读古文，此是根本工夫。根本有得，则时文亦自然长进。千言万语，总之读书要将圣贤有用之书为本，而勿但知有时文。要循序渐进而勿欲速，要体贴到自身上，而勿徒视为取功名之具。能念吾言，虽隔三千里，犹对面也，慎勿忽之。（《陆清献公集》）

令郎天资英妙，必成大器。鄙意目下但当多读书，勿汲汲于时文。《左传》之外，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诸经，皆不可不读，读必精熟，熟必讲解，聪明自然日生，将来便不可限量。养其根而俟其实，古人为学皆然。世俗子弟，所以多坏，只缘父兄性急，一完经书，便令作文，空疏杜撰，不识经史为何物，虽侥幸功名，亦止成俗学，与前辈学问相去殊绝，此不足效也。（《陆清献公集》）

令郎今岁学业，必更精进。幼学工夫，不患不长，但如筑室，须坚其基址，然后可起楼阁。《五经》《四书》皆基址也，时文则楼阁也。须先将各经熟读细讲，浸灌其中，使之有得，然后及于时文，循序渐进而不欲速，自然所就，不可限量。（《陆清献公集》）

科场一时未能得手，此不足病，因此能奋发自励，焉知将来不冠多士？但患学不足，不患无际遇也。目下用工，不比场前，要多作文，须以看书为急，每日应将《四书》一二章潜心味玩，不可一字放过，先将白文自理会一番，次看本注，次看大全，次看蒙引，次看存疑，次看浅说。如此做工夫，一部《四书》既明，读他书便势如破竹。时文不必多读而自会做。至于诸经皆学者所当用力，今人只专守一经，而于他经则视为没要紧，此学问所以日陋。今贤昆仲当立一志，必欲尽通诸经，自本经而外，未读者宜渐读，已读者当温习讲究，诸经尽通，方成得一个学者，然此犹是致知之事。圣贤之学，不贵能知，而贵能行。须将《小学》一书，逐句在自己身上省察，日间动静能与此合否？少有不合，便须愧耻，不可以俗人自待。在长安中尤不宜轻易出门，恐外边习气不好，不知不觉被其引诱也。胸中能浸灌于圣贤之道，则引诱不动矣。（《陆清献公集》）

《分年日程》一书，平生所最服膺，故特梓行，欲学者胸中先知有读书规模，然后以渐加功。倘从前已经蹉跎者，一二年补读一经可也。（《陆清献公集》）

汝到家不知作何光景？须将圣贤道理时时放在胸中，《小学》及《程氏日程》，宜时常展玩。日间须用一二个时辰工夫在《四书》上，依我看《大全》法，先将一节书反复细看，看得十分明白，毫无疑了，方始及于次节。如此循序渐进，积久自然触处贯通，此是根本工夫，不可不及早做去；次用一二个时辰将读过书挨次温习，不可专读生书，忘却看书、温书两事也。目前既未有师友，须自家将工夫限定，方不至悠忽过日。努力努力！然亦不可过劳。善读书者从容涵泳，工夫日进，而精神不疲，此又不可不知。（《陆清献公集》）

我既在京，家中诸务，汝当留心照管，但不可以此废读书，求其并行不悖，惟有主一无适之法。当应事时则一心在事上；当读书时则一心在书上，自不患其相妨。不必怠惰，亦不可过劳，须要得中。《小学》及《程氏分年日程》，当常置案头，时时玩味。（《陆清献公集》）

星佑来，惟劝其读《小学》。若日日能将《小学》字字熟读深思，则可为圣为贤，亦可保身保家，汝当互相砥励。人而不知《小学》，其犹“正墙面而立”也欤。（《陆清献公集》）

闻令孙今岁亦已就试，愚意亦不必汲汲，与其勉强早入泮，不如多读几年书，使之学问充足，下笔沛然；不患功名不到手，此一生受用不尽之道。若一味欲速，未培其根，先求其华，纵得侥幸，恐病痛非小，此某年来阅历人情世态，所见如此。（《陆清献公集》）

《小学》不止是教童子之书，人生自少至老，不可须臾离，故许鲁斋终身敬之如神明；《近思录》乃朱子聚周、程、张四先生之要语，为学者指南。一部《性理精华》，皆在于此。时时玩味此二书，人品学问，自然不同。（《陆清献公集》）

家务虽不能尽摆脱，然要见得此中都是道理，触处皆是此理流行，则不患俗务累人矣。（《陆清献公集》）

自古豪杰往往从艰贞之时倍加精进，苏子瞻之文章，愈穷愈工；程伊川之学问，愈困愈粹。一番否剥，焉知非造物有意玉成大君子耶？（《陆清献公集》）

细心静气取程、朱大儒之书，沉潜反复，其中真见圣贤意旨所在，然后执笔为文。复取先正守溪、荆川、泾阳之作，循其规矩，范我驰驱，不必务为奇异，而自卓然远于流俗，此则天下之至文也，何为舍坦途而驰骤于荆棘哉！（《陆清献公集》）

摘韩子读书诀课子弟：“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，手不停披于百家之言；记事者必提其要，纂言者必钩其玄；贪多务得，细大不捐；焚膏油以继晷，恒兀兀以穷年。”此文公自言读书事也。其要诀却在“纪事”“纂言”两句。凡书目过口过，总不如手过。盖手动则心必随之，虽览诵二十篇，不如钞撮一次之功多也，况“必提其要”，则阅事不容不详：“必钩其玄”，则思理不容不精，若此中更能考究同异，剖断是非而自纪所疑，附以辨论，则浚知愈深，著心愈牢矣。近代前辈当为诸生时，皆有《经书讲旨》及《纲鉴》《性理》等钞略，尚是古人遗意，盖自为温习之功，非欲垂世也。今日学者亦不复讲，其作为《书说》《史论》等刊布流行者，乃是求名射利之故，不与为己相关，故亦卒无所得。盖有书成而了不省记者，此又可戒而不可效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资性有钝敏，不可强也。虽然，亦视其志之分数何如耳。如有十分志向，则其诚必不息，“焉日有孜孜，毙而后已”，则亦无微之不入，无坚之不破。凡溺心于邪者，必有鬼凭之；专心于正者，必有神依之。管子曰：“非鬼神之力也，精诚之极也。”道家之言曰：“神明或告人兮，心灵忽自悟。”王荆公云：“方其幽暗昏惑，而无物以相之，亦不能至也。”所谓神物，非真从天降地出，乃是自家精神灵爽之所为。诗云：“天之牖民，如埙如篪，如璋如圭，如取如携。”此理至确。惟在有精进之力，无退悔之心；有广大之愿，无休歇之期。古人有大就者，往往是钝鲁人，不足为忧也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《四书》《六经》及濂、洛、关、闽之书，人须终身艺之，如农夫之终岁而艺五谷也。艺五谷者，每种必尽其勤，方其尽力如此，不知有彼也。若来牟未苏而又长彼黍稷，虽有上农，不能兼施，此须立课程为之。每艺一经，必尽自家分量，务令彻底方休。艺之之法：一曰熟诵经文也；二曰尽参众说，而别其同异，较其短长也；三曰精思以释所疑，而犹未敢自信也；四曰明辨以去所非，而犹未敢自是也。能于一经上得其门而入，则诸书皆同室而异户者，可以类推而通。古之成业以名世者，其必由此矣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劝学箴：《易》与《诗》《书》，最务精熟；《三礼》《三传》，随分诵读。西京东京，文极醇厚。唐人之雄，曰韩曰柳。北宋文章，于唐有烈。欧、苏条达，曾、王峻洁。择其尤者，含咀英华；将来融洽，不名一家。诸子之粹，亦可采焉，荀卿论学，庄子谭天，仲淹《中说》，子云《法言》，伟长《中论》，康节《外篇》，奥旨奇辞，手录心追，醇疵小大，默而识之；周、程、张、朱，至为精凿。孔、孟通津，经书正鹄；《易》通《正蒙》，性书学论，以逮洛闽，微言至训，并须熟讲。益以精思，笃嗜深契。尚友遥师，义理昭明，庶几不畔；穷经观史，靡不贯串。犹有余力，列代诗骚，搜春撷卉，以咏以陶。如是读书，方有根抵；文学德行，实相表里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读书博学强记，日有程课，数十年不间断，当年吴下顾亭林、今四舍弟耜卿，皆曾下此工夫。亭林《十三经》尽皆背诵，每年用三个月温理，余月用以知新；其议论简要有裁剪，未见其匹。耜卿亦能背诵《十三经》而略通其义，可不谓贤乎！但记诵所以为思索，思索所以为体认，体认所以为涵养也。若以思索、体认、涵养为记诵带出来的工夫，而以记诵为第一义，便大差。必以义理为先，开卷便求全体大用所在，至于义理融透浃洽，自然能记，即偶然忘记亦无害，程、朱亦然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宾实读书，一切诗文历算都不甚留心，惟《四书》《五经》中这点性命之理，讲切思索，直似胎胞中带来的一般，此之谓“法嗣”。当时徐立斋、韩元少每见辄问某近又读何异书。人好读异书，便是大病。书有何异？《四书》《五经》如饥食渴饮、祖宗父母一般，终身相对，岂有厌时？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自汉以来的学问，务博而不精，圣贤无是也，太公只一卷《丹书》，箕子只一篇《洪范》，朱子读一部《大学》，难道别的道理文字，他都不晓？然得力只在此。某尝谓学问先要有约的做根，再泛滥诸家，广收博采，原亦不离约的，临了仍在约的上归根复命。如草木然，初下地原是种子，始有根有杆有花有叶，临了仍结种，到结了种，虽小小的，而根杆花叶，无数精华，都收在里面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看书须逐条想一遍，不但为书，且将此心磨的可用，不然，遇大事此心用不入，便做不来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读书不专是务博，须是凑成一堆。如天上繁星万有一千五百二十，若凑起来，比月还大，只因月是团一物，所以月光比星大别。昔有人力格数人，问之，渠云：“力兼二人，便敌得十人；兼三四人，则三四十人不足道也。”以此见得须是合并，若散开终是不济事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《五经》六艺，今止《四经》四艺而已。经止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，《礼》即在六艺中。艺止礼、乐、书、数，射、御已不讲。《易》，将注疏、程《传》、朱《义》看过，略通大意，一年可了。《诗》，将注疏与朱《传》看，《书经》亦然。《春秋三传》注疏，每种一年，兼之礼乐书数，不过十余年，无不通矣。聪明人用十余年功亦不难，便是许多年代无此人，岂不可叹！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孟子竟是不曾见《易》，平生深于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，《礼经》便不熟，只是才大，学问直溯源头，掘井见泉，横说竖说，头头是道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有人说《十三经》、《廿一史》皆看过，只是不记得。总是他立意要看完经史，便不能记。何也？为其泛也，非切己要读，如何能记？天下书原读不尽。虚斋云，“欲为一代经纶手，须读数篇要紧书”，书读要紧者方好。文中子云：“不广求故得，不杂学故明。”某自己验之，确是如此。孔子说得极平常，都是自己有得之言，说一个“温故”，一个“时习”，可见不温不习，便无处得说与知新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人于书有一见便晓者，天下之弃材也。须是积累而进，温故知新，方能牢固。如富贵家儿生来便有得用，他看钱物天然不爱惜；惟辛勤成家，便一草一木，爱之护之。读书从勤苦中得些滋味，自然不肯放下。往往见人家子弟，一见便晓，多无成就。有人自讼其过，生平好读新书，不喜读旧书，亦是大病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凡瓜果时候未到，纵将他煮烂，他终是生。人只知春生夏长秋收之为功，不知成物却全在冬。五谷至秋已成矣，若当下便将他下地作种，终是不好，毕竟收过冬，生意才足。人见其已入仓，以为既死，不知他生意在内，自己收束坚固，以完其性。可知贞下起元之理，一丝不错。凡学问工夫，火候未到时，勉强为之，终是欠缺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“学聚问辨”下著一句“宽以居之”，大妙。如用武火将物煮熟，却要用慢火煨，滋味才入，方得他烂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读书要搜根，搜得根便不会忘。将那一部书分类纂过，又随章札记，复全部串解，得其主意便记得。某向看《三角法》，过而辄忘，后得其一线穿下之根，便再不忘。某于《河图》《洛书》搜得其根，放下空空洞洞，一提起千头万绪，无不了然。孔明当日独观大意，今人解作草略便不是。大意者，即精英、根源也。杜工部读书难字过，便不屑记难字，如杨子云乃是要采其精英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“读书千遍，其意自见。”某初读《参同契》，了无入处，用此法试之，熟后遂见得其中自有条理。初读《大司乐》亦然，用此法又有入处。乃知此言果丹诀也。人做大司成，只纠合有志读经者，且不要管他别样，只教他将一部经一面读一面想，用功到千遍，再问他所得便好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某年十八，手纂《性理》一部；十九，手纂《四书》一部；二十，手纂《易经》一部。凡某家某家如何说，皆一一能记，至今以为根基，不然，虽闲时熟思，从何思起？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读书要有记性，记性难强。某谓要练记性，须用精熟一部书之法，不拘大书小书，能将这部烂熟，字字解得，道理透明，诸家说俱能辨其是非高下，此一部便是根，可以触悟他书。如领兵十万，一样看待，便不得一兵之力；如交朋友，全无亲疏厚薄，便不得一友之助，领兵必有几百亲兵死士，交友必有一二意气肝胆，便此外皆可得用。何也？我所亲者又有所亲，因类相感，无不通彻。只是这部书却要实是丹头，方可通得去，倘熟一部没要紧的书，便没用，如领兵却亲待一伙极作奸犯科的兵，交友却结交一班无赖的友，如何联属得来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要通一经，须将那一经注疏细看，再将大全细看。莫先存一驳他的心，亦莫存一向他的心；虚公其心，就文论理，觉得那一说是，或两说都不是，我不妨另有一意，看来看去，务求稳当，磨到熟后，便可名此一经。当日虚斋只将《易经》如此做得一番工夫，后来天下传其《蒙引》，曰：“欲《易》明，问蔡清。”故某尝曰：“自宋以后，得汉人穷经之意者，惟虚斋先生一人。”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达摩一老癯，对着壁坐了九年，几夺吾儒之席；胡安定在泰山读书十余年，其后学徒之盛遍天下。凡人有十年著紧工夫，其声光气焰，断然不同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读书着不得一点为人的心，着此便断根，虽孜孜穷年，无益也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读书只赞其文字好何益？须将作者之意发明出来，及考订其本之同异，文义之是否，字字不放过，方算得看这部书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和尚家参禅，亦是要心归一。故意说一句极没理的话，要你在这上寻求，想来想去，别的念头都断了。人心本是灵明，逼到归一时，光彩忽发，别见得一个境界。他们得此，方好用功，不是到此就住，从此遍参历扣，直追无上菩提。《阴符经》曰：“绝利一源，用师十倍。”是这一层工夫，至“三返昼夜，用师万倍”，即《参同契》所谓“千周粲彬彬，万遍将可睹”，乃是思之精熟。若心无那一段归一内力，却不能思，要思，心散去了，亦不中用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凡人一艺之精，必有几年高兴。若迷溺其中，见得有趣方能精。如先存一别有远大，何必在此驻足之意，断不精矣。某人别件都能领略，只是文章不进，每自曰：“只要求得心里明白，明白后自然说得出，便是辞达”，此即是他心病。文章如何能达，却也要剪裁有材料，不然言之无文，行之不远。艺文如此，况于圣贤之学，非有一段毅然专致之诚，安能有得？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出门之功甚大。闭户用功，何尝不好？到底出门闻见广。使某不见顾宁人、梅定九，如何得知音韵历算之详？佛门中遍参历扣，最是妙义，岂必高明人，就是寻常人亦有一知半解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宁人曰：“吾于经史虽略能记诵，其实都是零碎工夫。至律历礼乐之类，整片稽考，便不耐心，此是大病，今悔之而已老矣。”此其自讼语，实读书要诀也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人须要用心，但用过心，不独悟过好，只疑过亦好；不但记得好，就不记得亦好。中有个根子，便有时会发动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国手于棋，亦终身之事，他刻刻不能离棋。可见一艺成名，也要至诚无息，若有一日放得下，便非第一流的本事。尧、舜已将天下让与人，自己尚是“敕天之命，惟时惟几”，一息尚存，此志不容少懈。人的学问，总要不断，这是一点真源，有源之物便会大。陆子静于此却有所得，故云：“易简工夫终久大，支离事业竟浮沉。”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源泉一勺耳，及其渐远渐大，便成江河。问：“一贯之义似此？”曰：“然。有了源头，愈多愈好。江水一路来，无限诸水会之，然只成其为江，不闻品江水者，以为此中杂某某之水也。河水一路来，无限诸水会之，然只成其为河，不闻品河水者，以为此中杂某某之水也。有源头的物事，他物入其中，皆成自己的物事。”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志立则神日生，要在提撕之力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仙家明日成仙，今日尚不知，总是要工夫不歇，如鸡抱子，呆呆的只抱在那里，火候一刻不到，不能得他出来。朱子至六十岁上，自叹假如五十九岁死，竟不闻道矣。后五六年仍叹与道无分。门人援前言以问曰：“想是为不得行道而发？”朱子曰：“非也。就是眼前道理尚远耳。”汝楫曰：“然则下学何时窥见津涯？”曰：“此仙家所谓大丹也，然小丹亦不可不结。想来颜、曾、思、孟有颜、曾、思、孟之丹；周、程、张、朱有周、程、张、朱之丹；董、韩亦有董、韩之丹。成得无上天仙固好，不尔，就是地仙亦强似虚生浪死。”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昌黎论一事，便一事透彻，此人煞有用。明朝人学问事功都不透，想是读书不专之过。只有蔡虚斋专精《四书》《易经》，而年只五十七，又贫不能多得书，如《朱子语类》都不曾见，故到底不明白“理气”二字，然荐廿余人于王三原，皆有成就；识宁王必反，便拂衣归，已不是无用人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某未领乡荐时，曾将《左传》分类编纂，言礼者一处，言乐者一处，言兵者一处，言卜筮者一处，嘉言善行一处，如此容易记。未及编成，以人事而废。昔苏子容记得史熟，东坡问之，答曰：“吾曾将某年某月下将事系之，编得一次；复将事下系以某年某月，又编得一次，编来编去，遂熟。”东坡曰：“吾何书不如此下功夫？毕竟公记得。”大概欲史熟须如此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后世情伪之变，无所不有。读史乃炼达人情之学。《左传》尚不能备后世情伪，若《汉书》，则几备矣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凡文字不可走了样子，《史记》创一个样，后来史书，硬依他叙记；诸文韩昌黎创一个样，后来亦便依他。其初创为者都非常人，若后来不是此等人，生要创为，便不成样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静中工夫，惟闲时可用。孔明自二十六岁出来，日倥偬于戎马之间，曾无刻暇，而曰学须静也，才须学也。想他天资高，时时将心提起，用着实落工夫来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朋友要取直谅，自己受益，不受尽言者，始于予智，终于至愚。夫子称舜好问好察，不必贤智之言始足听也。耕问奴、织问婢，他所素习，必胜于我。武侯天资高，曰“广咨询”，曰“闻过必改而无吝色”，曰“吾心如秤，不能为物作轻重”。故功虽未成，而信格神明，势倾天下。当时称服，了无异词；后世传诵，久而弥光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徐元直说：“俗儒不知世务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”武侯云：“刘繇、王朗各据州郡，论安言计，动引圣人，……今岁不战，明年不征，使孙策坐大，遂据江东。”正所谓俗儒也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学问须是熟。梅定九于历算，四十年工夫，尚不能熟。读书不熟，终不得力。魏伯阳所谓“千周万遍”也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读书不透，多亦无益。然未有不多而能透者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人无所得，虽读得《三通》，高谈雄辨，证佐纷罗，其归如搦冰然，初非不盈把，渐搦渐消，至于无有。所以读书以实得为主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学问之道，最怕他地方派断，如李中孚幼为孝子，长为高士，半世读书，所著论多未谛当，以关中派断故也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欲搜《廿一史》中取其有关于修齐治平之要者，仿东莱《大事记》为一编；又搜历代典制沿革及后世如何可以通行者，略仿《通考》，各著为论为一编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今专门之学甚少，古来官制、田赋、冠服、地理之类，皆无精详可据之书，此等必时时考究得原原本本，确有条贯方好。不然，随便著作，有何关系。

巨鹿、昆阳，皆以少胜众。项羽一战而骄，诸侯膝行而前，气焰太露；光武一味收敛，伯升为更始所杀，夜间泪湿枕席，平居却不露声色，便是成事气量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作史全要简洁，《蜀志》后主二年终岁止八字，曰：“劝农殖谷，闭关息民。”只此的是良史才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场言某门人陈大章最熟《通鉴》，检得其中疏误处，便作一篇文字辨驳之。闻其师谓之曰：“不消如此，只注其下云应作如何足矣。宇宙间几部大书，譬如祖父遗训，万一偶误，只好说我当日记得是如此，若侃侃辨证，便非立言之体。”元生曰：“正是如此。今人读程朱书，于其道理精纯处，毫不理会，至于地名、人名、制度，偶然疏舛，便当作天来大事，狂呼大叫，累幅不休。虽说得是，亦令人厌。所谓'辞有体要’也。”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
为申饬学校事。本部院奉命督学、考试畿南一道，行已告竣。见其俗尚朴厚，士子行文可观者，所在不乏，未尝不心为慰喜。然风土差殊，或有师友渊源之异，或有师生学勤惰之别，以故诸生童佻达城阙者多，楛桎穷年者少。平日学植既落，临事剽窃应文，根株浅薄，词采干枯，谬体相沿，理法不讲。自诸生甚者一县无可充优等，而新进童子不能及，皆由师儒玩姑息，不修厥事之过也。今朝重尔教职之选，分别流品，一以举贡代匮，庙堂责成之意，宜各念知。其自今顾名自爱，大变因循积弊，相与立为教学规条，月考岁计，至本部院科试程士之日，蒸蒸一变。是则金口木舌弗懈之效也。凡读书作文，须有根底，今士子徒诵几篇坊刻时文，又不能辨其美恶高下，但以选者之丹黄为趋舍，浮词填胸，千里一轨，遇题目相近，剽剥不让，公然相袭，不复知有剿说雷同之禁也。间或理致及典实题样与所习相左，则荒疏杜撰，无一语中肯綮者。何则？理致精微，非平日体认真切，熟于诸儒讲说源流，敷辞安能动洽理趣？若典实题则或系礼乐、名物、井田、学校、制度之属，或称引唐虞、夏、殷、周帝王贤圣德美功业之类，非略览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诸经，晓其故实事迹，但就时文中搜摘应副，甫脱口而谬戾不可胜言矣。今将责士子淹该经史，骤未易至；若沉潜经书，使先儒理解融会通贯，自是诸生分内事；至于他经即不能尽究其全，固当略涉其趣，随其天资分量，左右采获，积累既多，造意措词，亦自略有本原，而坐进淹茂矣。（《榕村别集》）

余姚黄宗羲曰：“士之不学，由专工于时艺也；时艺之不工，由专读于时文也。故嘉隆以前之士子，皆根柢经史，时文号为最盛，固未尝以之流行坊社间也。万历丁丑冯具区集籍中名士文，汇刻二百余篇，名《艺海元珠》；至癸未，具区为房考，刻书《一房得士录》，此京刻之始也。然壬辰尚缺三房，乙未缺一房，至戊戍而十八房始备。娄江王房仲《阅艺随录》，此选家之始也。辛丑遂有数家。自是以后，时文充塞宇宙，经史之学，折而尽入于时学矣。”（《明文英华》）

杨子常曰：“十八房之刻，自万历壬辰《钩元录》始；旁有批点，自王房仲（士）选程墨始。至乙卯以后，而坊刻有四种：曰'程墨’，则三场主司及士子之文；曰'房稿’，则十八房进士之作；曰'行卷’，则举人之作；曰'社稿’，则诸生会课之作。至《一科房稿》之刻，有数百部，皆出于苏、杭。而中原北方之贾人，市买以去，天下之人，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、享富贵。此之为学问，此之谓士人？而他书一切不观。昔邱文庄当天顺成化之盛，去宋元未远，已谓士子有登名前列，不知史册名目、朝代先后、字书偏旁者，举天下而惟十八房之读，读之三年五年，而一幸登第，则无知之童子，俨然与公卿相揖让；而文武之道，弃如弁髦。嗟乎！八股盛而《六经》微；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。昔闵子马以原伯鲁之不说学，而卜周之衰。余少时见有一二好学者，欲旁通经史而涉古书，则父师交相谯呵，以为坎轲不利之人。岂非所谓患失而惑者与？若乃国之盛衰、时之治乱，则亦可知也已。”（《明文英华》）

万季野语余曰：“子于古文信有得矣。然愿子勿泥也。唐宋号为文家者八人，其于道粗有明者，韩愈氏而止耳，其余则资学者以爱玩而已，于世非果有益也。”余辍古文之学，而求经义自此始。（《望溪集》）

先君子有言，“自晚周秦汉以来，治文术者，代降而卑，皆以为气数使然。非也。古之以文传者，未或见其诗；以诗鸣者，亦然。唐之中叶，始有兼营而并善者，然较其所能，则悬衡而不无俯仰矣。自宋以降，学者之于文术，必遍为之，夫是以各涉其流，无一能穷源而竟委也。”（《望溪集》）

凡案头必不可无古人书，如《言行录》、《伊洛渊源》之类，使心目常常与古人相接，自然意思不同，如止看诗文，恐溺于世俗。（陆桴亭《思辨录》）

凡读书须识货，方不错用功夫，如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、《性理》、《纲目》，此所当终身诵读者也，水利农政天文兵法诸书，亦要一一寻究，得其要领。其于子史百家，不过观其大意而已，如欲一一记诵，便是玩物丧志。（陆桴亭《思辨录》）

记诵之功，读史不必用，若《五经》、《四书》、《太极》、《西铭》之类，必不可不成诵；不成诵，则义理不出也。（陆桴亭《思辨录》）

书籍之多，千倍于古，学非博不可，然汗牛充栋，将如之何？偶思得一读书法，欲将所读之书，分为三节，自五岁至十五为一节，十年诵读；自十五岁至二十五为一节，十年讲贯；自二十五至三十五为一节，十年涉猎。使学有渐次，书分缓急，则庶几学者可由此而程功，朝廷亦可因之而试士矣。所当读之书，约略开列于后。十年诵读：《小学》（文公《小学》颇繁，愚欲另编《节韵幼仪》）。《四书》（先读正文，后读注）。《五经》（先读正文）。《周礼》（柯尚迁者佳）。《太极》、《通书》、《西铭》。《纲目》（先读编。又有《历世通谱》、《秋檠录》等书，载古今兴亡大概，俱编有歌括，宜先讲读）。古文（宜先读《左传》，其《国策》、《史》、《汉》、八大家，文理易晓，易于记诵，俟十五岁后可也。予近有《书鉴》一编，专取古文中之有关于兴亡治乱者，后各为论，使学者读之，可知古今。似可备览）。古诗（《离骚经》、陶诗，宜先读。予近有《诗鉴》一编，专取汉唐以后诗之有合于兴观群怨者，后各为论。似可备览）。各家歌诀（凡天文、地理、水利、算学诸家，俱有歌诀。取其切于日用者，暇时记诵）。十年讲贯：《四书》（宜看《大全》）。《五经》（宜看《大全》）。《周礼》（柯尚迁注，近有《集说》，亦好）。《性理》（尚宜重辑。内如《洪范皇极》、《律吕新书》、《易学启蒙》、《皇极经世》等书，俱宜各自为书，不必入集）。《纲目》（宜与《资治通鉴》、《纪事本末》二书同看，仍以《纲目》为主）。本朝事实。本朝典礼。本朝律令（三书最为知今之要）。《文献通考》（此书与《纲目》相表里，不可不讲）。《大学衍义》、《衍义补》（理学、经济类书之简明者，不可不讲）。天文书（宜专学历数）。地理书（宜详险要）。水利、农田书（有新刻《水利全书》、《农政全书》）。兵法书（《孙子》、《吴子》、《司马法》、《武备志》、《纪效新书》、《练兵实纪》、俱宜讲究。按：以上四家，苟非全才，或专习一家亦可）。古文（《左》、《国》、《史》、《汉》、八大家）。古诗（李、杜宜全阅）。十年涉猎：《四书》。《五经》。《周礼》（以上参看注疏及诸家之说）。诸儒语录。二十一史。本朝实录及典礼、律令诸书。诸家天文。诸家地理（各省《舆地志》，或旁及堪舆家）。诸家水利农田书。诸家兵法。诸家古文。诸家诗。以上诸书，力能兼者兼之，力不能兼，则略其涉猎而专其讲贯。又不然，则去其诗文。

其于经济中或专习一家，其余则断断在所必读，庶学者俱为有体有用之士。今天下之精神，皆耗于帖括矣，谁肯为真读书人，而国家又安得收读书之宜哉？（陆桴亭《思辨录》）

读史当以朱子《纲目》为主，参之《资治通鉴》，以观其得失；益之《纪事本末》，以求其淹贯；广之二十一史，以博其记览。然约礼之功，一《纲目》足矣。《资治通鉴》、《纪事本末》犹不可不读，二十一史虽不读可也，备查足矣。（陆桴亭《思辨录》）

二十一史列传甚冗乱，其诸志却不可不读，盖一代之礼乐刑政存焉，未可忽也。予尝欲去二十一史纪传，别取诸志合为一书，天文地理，各从其类，是诚大观。《文献通考》，亦仿佛其意，但终不若独观一代，为睹一代之全耳。（陆桴亭《思辨录》）

悟处皆出于思，不思无由得悟。思处皆缘于学，不学则无可思。学者所以求悟也，悟者思而得通也。古来圣贤未有不重思者，思只是“穷理”二字。（陆桴亭《思辨录》）

思如炊火，悟到时如火候。炊火可以着力，火候着力不得，只久久纯熟，待其自至。然炊火亦有法，火力断续则难于熟，此孟子之所谓忘也。火力太猛则易至焦败，此孟子之所谓助长也。勿助勿忘，此中自有个妙处在。（陆桴亭《思辨录》）

读史有必不可少读书，如历代地图建置沿革、历代官制建置沿革、年号考、甲子考、帝王世系、帝王授受、建都考、历世统谱、秋檠录等书，俱不可少，意欲汇为一集，名曰《读史要览》，亦是便学者之事。（陆桴亭《思辨录》）

读史须一气看过，则前后事连贯，易于记忆。（陆桴亭《思辨录》）

读书连早起夜坐，“穷日之力”，性敏者可得二百叶，评点考索之功俱在内，更多则不能精察矣。《纲目》、《通鉴》、《纪事》三书，不下四万余纸，值二百日，其余日亦当反复玩味，优游涵泳之功，是三书者亦可以无憾矣。（陆桴亭《思辨录》）

或问天文系国家禁书，非也。国家所禁，在占验之书，恐人妄言祸福。若历数则人人当知，亦国家所急赖。（陆桴亭《思辨录》）

水利、农田是一事，两书可互相发，能知水利，则农田思过半矣。（陆桴亭《思辨录》）

凡读书分类，不惟有益，且兼省心目。如《纲目》等三书，所载大约相同，若《纲目》用心看过，则此二书，不必更用细阅，但点过便是。譬如复读，极省工夫，然须一齐看去，不可看完一部，再看一部，久则记忆生疏也。其余若理学书，如先儒语录之类，作一项看；经济书如《文献通考》、《函史》下编、《治平略》、《大学衍义补》、《经济类编》之类，作一项看；天文、兵法、地利、河渠、乐律之类皆然，成就自不可量也。（陆桴亭《思辨录》）

人一刻不进学，对草木亦可愧。馆中有隙地种蔬，不数日已长成矣。因感记此。（陆桴亭《思辨录》）

凡人所当读书，皆当自十五以前，使之熟读，不但《四书》《五经》，即如天文、地理、史学、算学之类，皆有歌诀，须熟读。（陆桴亭《思辨录》）

近日人才之坏，皆由子弟早习时文。盖古人之法，四十始仕，即国初童子试，亦必俟二十后方许进学，进学者必试经论，养之者深，故其出之者大也。近日人务捷得，聪明者读摘段数叶，便可拾青紫，其胸中何尝有一毫道理知觉，乃欲责其致君泽民，故欲令人才之端，必先令子弟读书务实。昔人之患在朴，今人之患在文。文翁治蜀，因其朴而教之以文也。今日之势，正与文翁相反。使民能反一分朴，则世界受一分惠。而反朴之道，当自教子弟始。有心世道者，慎毋于时文更扬其波哉！（陆桴亭《思辨录》）

洒扫应对进退，此真弟子事。自世俗习于侈靡，一切以仆隶当之，此理不讲久矣。偶过友人姚文初家，见其门庭肃然，一切洒扫应对进退，皆令次公执役，犹有古人之风。文初，砚闻先生之后也。其高风如此。（陆桴亭《思辨录》）

师道坏，则无贤子弟；无贤子弟，则后来师道愈坏。敝敝相承，吾不知其何所流极也。（陆桴亭《思辨录》）

致知工夫，莫备于六书，盖天地间一物必有一字，而圣贤制字，一字必具一理，能即字以观理，则格物之道在焉矣。许氏《说文》，虽略存古人之意，而理有未备。吾友王子石隐作《六书正论》，每字必据理精思，直穷原本，其精确处竟可作《尔雅》读。为格致之学者，不可不知。（陆桴亭《思辨录》）

谢上蔡见明道，举史书成诵，明道以为玩物丧志。及明道看史，又逐行看过，不差一字，谢甚不服。后来有悟，却将此事作话头接引博学之士。愚谓上蔡不服固非，即以此作话头接引博学之士，亦非也。凡人读书，皆不可稍有忽易之心。亦不可徒存记诵之念。有忽易之心，则掩卷茫然，事理俱无所得；有记诵之念，则随人可否，事虽察而理或遗。故上蔡记诵，而明道以为玩物丧志者，惧其详于事而略于理也；明道看史，却又逐行看过，不差一字者，求详其事，将以深察其理也。凡读书之人，皆当以此为法，奈何独以接引博学之士哉！（陆桴亭《思辨录》）

予尝欲辑兵书为三卷，曰道、曰法、曰术。道，只是道理。凡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中言兵处，如“教民七年”“以不教民战”、《易》之《师》卦、《书》之步伐、《诗》之《车攻》、《吉日》以及圣贤古今论兵格言，必有合于王者之道者乃取。法，则法制。如《司马法》、《李靖兵法》及《纪效新书》、《八阵发明》之类。术，则智术。如孙、吴兵法及古今史传所纪攻战之迹。令学兵者先知道，次学法，次论术，庶体用不淆而人才有造。（陆桴亭《思辨录》）

孙、吴、司马法等七书，世谓之“武经”。然七书中惟《司马法》近正；《孙子》虽权谲，然学兵者心术既正之后，亦不可不尽兵之变。至《吴子》则浅矣。其余若《尉缭》甚粗略。《六韬》、《三略》、《卫公问答》皆伪书，无足观。（陆桴亭《思辨录》）

兵家所言出奇制胜者多矣，言旗鼓步伐者少。出奇制胜之法虚，旗鼓步伐之法实，虚处聪明人自可会得，实处非学不可，犹之名物度数，即圣人亦不能生知也。《孙》、《吴》不必言，即《通鉴》一书，凡言战攻处，孰非出奇制胜之法？惟旗鼓步伐，所传甚少。唐有《李靖兵法》，此其书也，然不得见全书，今仅存杜氏《通典》所载。戚南塘《纪效新书》，是从此书中脱出，故于旗鼓步伐之功独详，读者不知，以为戚公必有异人传授，亦可笑也。（陆桴亭《思辨录》）

人欲知地利，须是熟看《通鉴》，将古今来许多战争攻守去处，一一按图细阅。天下虽大，其大形势所在，亦不过数项。如秦蜀为首，中原为脊，东南为尾；又如守秦蜀者，必以潼关、剑阁、夔门为险；守东南者，必以长江上流荆襄为险。此等处俱有古人说过做过，只要用心理会。其或因事远游，经过山川险易，则又留心审视，默以证吾平日书传中之所得，久之贯通胸中，自然有个成局。其他琐碎小利害去处，俟身到彼处，或按阅图籍，或询问土人，当自知之，无庸屑屑也。（陆桴亭《思辨录》）

地利只是“险阻”二字，山为险，水为阻。秦以一面东制诸候，山为之也；长江天限南北，水为之也。推此以往，可以知地利矣。（陆桴亭《思辨录》）

地势险易，古今亦有变更，不可尽据书传。昔当秦汉时，函谷至潼关八百里，其右阻河，其左傍山，道远险狭，敌来犯关，常在千里之外，故曰“秦得百二”。今闻河流渐北，中饶平陆，宽坦无阻，失其险矣。天下之古今异势者，岂特一潼关哉！（陆桴亭《思辨录》）

水利与农田相表里，故善治水者，以水为利；不善治水者，以水为害。江南泽国，而土田日辟，以水为利也；西北高地，而每受河患，以水为害也。故善言水利者，必言农田。（陆桴亭《思辨录》）

水利只是“蓄”“泄”二字，高田用蓄，水田用泄；旱年用蓄，水年用泄。其所以蓄泄之法，只在坝闸。知此数语，水利之道，思过半矣。（陆桴亭《思辨录》）

立身以力学为先，力学以读书为本。今取《六经》及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孝经》，以字计之：毛《诗》三万九千一百二十四字；《尚书》二万五千七百字；《周礼》四万五千八百六字；《礼记》九万九千二十字；《周易》二万四千二百七字；《春秋左氏传》一十九万六千八百四十五字；《论语》一万二千七百字；《孟子》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；《孝经》一千九百三字。大小九经合四十八万四千九十五字，且以中才为率，若日诵三百字，不过四年半可毕；或以天资稍钝，减中才之半，日诵一百五十字，亦止九年可毕。苟能熟读而温习之，使入耳着心，久不忘失，全在日积之功耳。里谚曰：“积丝成寸，积寸成尺；寸尺不已，遂成丈匹。”此语虽小，可以喻大。后生勉之。（郑耕老《劝学》）

读书当时虽极熟，久而不读亦必忘。其温习之法：若初读过书一卷，则一日温此一卷；其后读过二卷，则二日温一遍；三卷则三日温一遍，……二百卷则二百日能温一遍，亦永不忘。此乃杨子吴秘之家传温书之法，如此既省工，又永永不忘之妙法也。（王虚中《训蒙法》）

安定胡先生之主湖州学也，天下之人谓之“湖学”。学者最盛，先生使学者各治一事，如边事、河事之类，各居一斋，日夕讲究，其后从学者多为时用。盖先生教人务有实效，不为虚言也，是时孙公莘老名觉、顾公子敦名临，最为高第。（吕氏《童蒙训》）

田腴诚伯笃实士，尝从横渠学，每三年治一经，学问通贯，当时无及之者。（吕氏《童蒙训》）

杨应之学士言：“后生学问，聪明强记不足畏，惟思索寻究者为可畏耳。”（吕氏《童蒙训》）

儿辈读书，惟务涉猎，都不精专，故每试辄蹶。尝与之言，譬如用人，必平日与之共肝胆、忘形骸、绸缪胶结，曾无间然，临缓急时，自得其力；若只泛交及一面之识，平时饮酒燕笑，渠便肯来；一旦有事，则掉臂去。每见先辈读书，必有本头，饭边枕上，都不放舍，虽与人看不得，然执此以往，取青紫如拾地芥，只是与之稔熟耳。（《小柴桑喃喃录》）

王景文曰：“文章根本，皆在《六经》，非惟义理也，而机杼物采，规模制度，无不具备者。张安国出《考古图》，其品百二十有八，曰：'是当为记，于经乎何取？’景文曰：'宜用《顾命》。’《游庐山记事》，将裒所历序之，曰：'何以？’景文曰：'当用《禹贡》。’”（《辞学指南》）

刘子厚曰：“当先读《六经》，次《论语》、孟轲书，皆经言。左氏、《国语》、庄周、屈原之辞，少采取之；谷梁子、太史公甚峻洁，可以出入。”（《辞学指南》）

穷经之暇，各随自家聪明材质，专习一艺，或能兼通诸艺更佳，如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及历象、兵刑、钱粮、治河之类，必精研习炼，实实可以措诸事业，不徒空谈其影响而已也。（施虹玉《塾讲规约》）

陶公读书，止观大意，不求甚解。所谓甚解者，如郑康成之《礼》，毛公之《诗》也。世人读书，正苦大意未通耳。今者朝读一书，至暮便竟，问其指归，尚不知所言何事；自云吾师渊明。不惟自误，更以教人，少年倦于讨求，从之而废。凡我同人，若遇此辈，所谓“损友”，绝之可也。（《钝吟杂录》）

为学要在小时，年长便不成。然年长矣，亦不可不勉。（《钝吟杂录》）

吾见人家教子弟，未尝不长叹也。不读《诗》《书》，云妨于举业也。以余观之，凡两榜贵人，粗得名于时者，未有不涉猎经史。读书好学之士，不幸而踬于场屋，犹为名于一时，为人所宗慕。其碌碌不知书者，假令窃得一第，或鼎甲居翰苑，亦为常人，其老死无成者，不可胜记。岂曰学古不利于举业乎？又不喜子弟学道，脱有差喜言礼义者，呼为至愚，不知所谓道者只在日用中，惟不学也，居家则不孝、不弟；处世则随波逐浪，作诸不善。才短者犹得为庸人，小有才者往往陷于刑辟，中世网而死，其人不可胜屈指也。见三十年前，士人立身，尚依名教，相见或言《诗》《书》，论经世之务，今则绝无矣。（《钝吟杂录》）

每看古今书，见嘉言善行，凡有关于修齐治平之道者，即为圈点，日录数纸。与人聚谈时，随便将此当闲话，亦出亦巽，总不过家常话，此有数意：一不空过此不复来之白昼；二不虚耗此不易得之茶饭；三不负此好朋友英年子弟不能常聚首时。（《小言》）

朱子论读书之法，谓始初一书费十分工夫，后一书费八九分，后则费六七分，又后则费四五分矣。此即所谓势如破竹，数节之后，迎刃而解。（《问学录》）

朱子答江元德曰：“所喻。《易》、《中庸》之说，足见用心之切，其间好处亦多。'但圣贤之言，旨意深远，仔细反复，十年二十年尚未见到一二分，岂可如此才方拨冗看得一过，便敢遽然立论，似此恐不但解释之义有所差错，且是气象轻浅，直与道理不相似。’吾辈才举笔，不可不思此一段。何曾侍晋武帝宴，退谓诸子曰：'主上开创大业，吾每宴见，未尝闻经国远图，惟说平生常事，非贻厥孙谋之道也，及身而已，后嗣其殆乎！’吾辈才学文，不可不思此一段。”（《问学录》）

**8、诗友往来诗文**

**①沈起元题周永年《水西书房藏书目录》后**

凡百嗜好皆累心，唯书足以明心养心，而嗜者绝少，非惟声色、财利、官爵、珍玩夺之，而举业之夺弥甚。昔人以书治举业，今人治举业而废书，余每为之太息。余来主泺源书院讲席，得周生永年，其文矫然，其气凝然，百无嗜好，独嗜书。历下书不易得，生故贫，见则脱衣典质，务必得，得则卒业乃已。今所藏经、史、子、集、二氏、百家之书已数千卷，皆能言其义者。窥其志，将尽致古今载籍，以掇其精而哜其胾，而不仅以多藏为富，是岂惟齐鲁之杰？……

**②朱曾传赠周永年诗**

**其一《赠周书昌》**

百川皆东注，舍浊挹其清。

物理恶相较，渭固不易泾。

谁从观大海？元气扶坤灵。

周郎跏趺坐，夜凉佛灯清。

为求息息存，那与哓哓争？

成均驰誉望，世评君所听。

浮君君不饮，为作苍蝇声。

**其二《过周书昌不值》**

公读桑门书，折衷于夫子。

薄翳卷浮云，粹然见名理。

崇有不崇无，撑肠贮经史。

**③翁方纲赠周永年诗**

题《林汲山房图》

因山并寺托幽居，对画看山十载余。

清梵云中出钟磬，浩歌风外答樵渔。

芳菲百本仍开圃，怅望千秋更偕书。

敧枕春明劳梦寐，故乡如此好林庐。

再题《林汲山房图》

钞从馆阁逮瞿昙，中麓储藏比未堪。

万卷波澜泻瓶水，千峰结构到茅庵。

载书莫漫推池北，名士从来属济南。

春雨欲摧农事起，暮云如画点烟岚。

《德州驿舍三首》其一

讲堂繁露名，取诸汉董子。图经说广川，即今景州是。

地界燕齐间，颇闻师承旨。夫子鲁诸儒，时应征召起。

十年直承明，一朝还梓里。家余万卷书，今方编摩始。

一经贵精专，不在鹜夸靡。往阙何从补？对君汗颜泚。

《德州驿舍三首》其**二**

挑灯怀我侶，屈指姚邵任。出处虽不同，所恃同此心。

惓念西郊诗，野圃坐秋阴。十年感摇落，题叶託苔岑。

况闻河汾老，卧疴怀远林。动静各有适，定力无浅深。

所赖金石性，止水观浮沉。试拈净名义，为君张玉琴。

**④桂馥赠周永年诗**

其一《久雨初晴，同林汲夜坐》

把酒谈诗妙入神，空庭月色解相亲。

欲眠再起披衣坐，不见清光已数旬。

其二《无题》

下士昧讲授，衮衮多歧途。气胜角猛兽，身后同枯鱼。

君乃崇实学，群言归扫除。经术探理窟，百氏如贯珠。

中立障狂澜，心苦道何孤。寂寞三十载，骑驴京华趋。

一举擢高科，对策匹江都。声名动日下，君心冲若虚。

脱然返故乡，惟载满船书。徂徕山色好，独往置田庐。

石室数万卷，愿为后人储。传之得其人，犹胜儿孙愚。

来者未可知，此心与之俱。我亦远尘世，懒曳侯门裾。

幸免婚嫁累，将依守道居。名理共涵濡，疑义相爬梳。

山空岁月闲，可以息微躯。送君千古心，樽酒空踟蹰。

**⑤张庆源《林汲山房记》**

以静为静者，非静，以动为动者，非动。静之本体静，中有动机；动之本体动，中有静理。仁智，天性也。学者静存动察，往往于山水间遇之。山，仁象也；水，智象也。至于山下出泉，则无静非动，无动非静，动静互根，山泽通气，太极之图也，天地之化机也。

鸢飞鱼跃之为言，上下察也，山水其造端耳，周子林汲山房之旨也。周子名永年，历下学者。城之南三十里为白云山，山半为般若寺，寺后为林汲泉，泉流为瀑布，三渟瀦者而始放焉。其三潭有横石当之瀑，遂环石而分注。周子尝读书寺中，为屋数椽，名之曰：“林汲山房”。时与二、三友人盘桓于泉石间，领略山水真意。今老矣，此乐不得复提，忽忽忆之，弗能忘，为林汲山房图而予记之。余为推本其所以不能忘之故，如此，周子之不能忘，非情也，性也，言性则故而已矣。

**⑥李文藻赠周永年诗**

其一

数行御札下彤墀，检点巾箱北上时。

几辈同登麟趾殿，明年许到凤凰池。

出山道为诗书重，拜爵名教妇孺知。

我亦归班前进士，甘迷簿领向南陲。

其二《寄周书昌》

白日升天信有诸，承明述作陋虫鱼。

奇书是宝归甄品，错字如尘费扫除。

向朗八龄收古籍，申公千里上安车。

同乡尚有梁邱贺，老抱遗经欢所居。

其三

孰通经义孰文章，历下追随似雁行。

三岁摧残梁邓李，岿然君是鲁灵光。

**⑦郝允秀赠诗五首**

其一《闻林汲子钦赐庶常》

四库馆开争致罗，庶常端不藉巍科。

也知国士遭逄盛，其奈文人偃蹇多。

杨子赋成空自负，虞卿书就竟谁过。

空斋寂寞生霜鬓，把酒寒窗独作歌。

其二

夙爱林汲子，因怀林汲泉。问僧知处所，攀葛得清涟。

槲隐半壁色，花融一勺烟。茅亭如可就，谁复惜幽偏？

其三

周子耽岑寂，经年此退藏。鸟鸣行药径，云护读书堂。

欹架黄瓜嫩，疏林皂荚长。何当拨尘冗，诗酒共徜徉。

其四

征车北去喜登仙，出入承明今几年。

殿上解经谁夺席，厅前候日独瞻砖。

才高会掌丝纶美，恩重非关雨露偏。

他日四明如荐士，醉余慎莫忘青莲。

其五《哭周太史书昌》

林汲泉头共啸歌，征车北上竟如何？

座倾沈范名犹在，策贯天人业不磨。

监局空传翰林贵，积书谁念太常多。

无端撒手修文去，零落华函两翠螺。

**⑧姚鼐《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》**

曩者，鼐在京师，歙程吏部、历城周编修语曰:“为文章者，有所法而后能，有所变而后大。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，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。昔有方侍郎，今有刘先生，天下之文章，其在桐城乎！”

**⑨赵希璜赠周永年诗**

髯翁贫病今犹昔，时欠长安卖药钱。

欲继石仓辟儒藏，乱书堆里日安眠。

**⑩章学诚《藉书园书目》序**

书昌尝患学之不明由于书之不备，书之不备由于聚之无方。故竭数十年博采旁搜之力，弃产营书，久而始萃。今编目所录，自经部以下凡若干万卷，而旧藏古椠希觏之本，亦略具焉。

**⑪王祖昌诗二首**

其一《佛峪》

半生爱游山，山灵不我怒。禹穴兴既终，佛峪意所慕。

提携到山巅，僧居伴云住。登高啸秋风，倚石观瀑布。

胜游安可穷，神仙杳难逐。吁嗟此山中，大儒读书处。

穷岩有幽泉，一勺涓涓注。旁镌林汲名，天坏久已著。

乃知地与人，相成莫相误。不见钤山堂，过之无人顾。

以此深自省，行藏安吾素。落日山房中，第看红叶树。

其二《哭周太史林汲》

病中送我出都门，青眼相看拭泪痕。

长使高文垂宇宙，不留沃土与儿孙。

玉堂人去幽篁冷，龙洞山空落叶繁。

遥望天涯亲酹酒，凉秋何处为招魂。

**⑫尹廷兰《游佛峪感怀林汲师》二首**

其一

开皇千载后，梵宇至今开。仄径穿云入，群峰尾岱来。

秋阴生大壑，木叶下灵台。林汲泉边过，凄然奠一杯。

其二

小子受经日，先生高尚年。真成泉石癖，曾作画图传。

当道柏森列，覆筵藤倒悬。只今行乐处，幽谷满寒烟。

**⑬董芸《林汲泉》**

林汲先生旧典型，萧萧白发抱遗经。

钓台人去今无主，犹剩乾坤一草亭。

**⑭朱畹《佛峪寻周林汲先生读书处》**

昔日读书处，数椽泉石间。

室中片云起，遮遍夕阳山。

**⑮朱畹《游佛峪至龙洞探禹穴怀周太史》**

隔涧白云满，漫山红叶稠。始知真洞府，到处更清幽。

门辟石穴邃，泉通林汲流。读书人已往，风景至今留。

**⑯周乐《同王秋桥游朗园有作》（原注：园为家东木刺史重构筑）**

凤尾出墙头，入门溪水流。

满园都是竹，盛夏亦如秋。

鸡犬仙居在，鱼虾客醉留。

林泉此第一。廿载得重游。

犹忆吾宗衮，竹阴同把樽。

兹游过燕寝，崛起见龙孙。（原注：时云坡举孝廉。）

径曲杂花护，楼高万卷存。（原注：书昌太史有藉书园，藏十万卷。）

蓬瀛宛在目，绳武道须敦。

**⑰周宗照《陈生赓扬录先大父林汲公所选古文养蒙集毕，检校之余，不觉怆然，因成二绝》**

其一

身世茫茫万古情，遗编读罢泪纵横。

年来林汲泉边路，梦里分明到草亭。

其二

征辟名高一代余，当时文献复谁如。

可怜中秘题名后，只剩彫残几叶书。

**⑱朱畹《重游朗园，怀周林汲先生》**

先生今已往，留得此园亭。竹影摇荒砌，月光穿曲棂。

临池曾试墨，倚石记谈经。遗帙空连架，间房深自扃。

**⑲刘大绅《游龙洞佛峪二山记》**

林汲山房之名满天下，天下士至济南，有不问龙洞，而必求所谓林汲山房者矣。

**⑳王德容游朗园（藉书园）二首**

其一《游朗园》

郎园数亩纳泉流，万卷书藏百尺楼。

桥外雨蕉遮屋碧，池边风竹对亭修。

当年杖履观鱼地，此日埙篪听鹿秋。

从古地灵人自杰，林塘况复最清幽。

其二《孟秋廿二周子完邀集朗园》

水木洵明瑟，况当微霁时。雨声集修竹，人影荡清池。

区擅七桥胜，架藏千帙宜。分襟回首望，月色照迷离。